

第十九回 都察院暗地傳書 鎮國公襄陽造反

詩曰：

狐鼠憑陵日，彤廷旺食時。

慙慙論推轂，各副聖明知。

話說宋瓊出班奏道：「不可不可。鎮國公平日忠良，必無異志反跡之說，俱屬群下猜疑。且朱家命案，據奏亦是伊子所為，況末經面質曲直不分，陛下不可輕信眾議，恐皇姑見怪。」張居正上前奏道：「宋瓊所奏甚差。此事遲疑則機泄禍大，速發則禍校但旨意只作平常召回供職，不可露出今日之議，並不可提及朱家之事。」神宗點首道：「張卿所奏甚合孤意。」

即草旨一道交內臣吳恩帶至湖廣，召胡豹父子回朝供職，遂拂袖退朝。群臣各散回衙。宋瓊著急，即修書命千里馬星夜趕到湖廣道知胡豹。

卻說胡豹自從見雲福弄出事後，得通省官員替他迴護，越發肆行無忌。霸佔民田，縱容兒子強姦民間妻女。種種不法，襄陽百姓受他荼毒，無可告訴，真正冤氣滿城。又日日與心腹官巡撫李士林，淮安總鎮莫如龍，襄陽知縣雷象星等，飲酒取樂，陰蓄死士，製造軍裝器械，謀為不軌。一日正與各官計議，欲圖起義。忽探子回報，皇上差了內官帶旨，不日就到湖廣。

各相疑訝，不知何故。忽家人報說，都察院宋大人差人下書。

胡豹傳人打發來使回去，將書拆看一見大驚，將書遞與眾看，各官驚道：「事機泄了！公爺還要即刻打點，先發制人。」胡豹即修書十數封，分頭命家人通知各處心腹提鎮武弁，著他刻日帶兵到省相會。又修書寄二子，囑他暗運兵糧，一一籌劃已定。

忽然觸起外甥唐玉龍，又即修書往大雁山通知。乾是各路佈置已完。俄而疊報聖旨已到，省城各官俱去迎接，胡豹總總不理。

且說欽差吳恩齎了聖旨一到省城，各官跪接請問聖安後，各各與吳恩見禮。吳恩不見胡豹到來接旨，便向各官問道：「因何鎮國公還不到來接旨？如此怠慢，豈是臣子所為？」巡撫李士林道：「聞得公爺有病，未知真否。」即委雷知縣去催，少頃知縣回報，公爺現有病，請欽差大人齎旨到府宣讀。吳恩怨道：「如此無禮，不畏萬歲見罪麼？無奈即將聖旨直到胡府，各官隨後一齊擁入。吳恩一到，見府門大開，並無一人迎接。心中含怒直進大堂，見胡豹據中而坐，並不起接，昂然不理。吳恩大怒道：「聖旨到省，胡大人推病不接到還罷了。今日咱家齎旨到府，仍復昂然不動，悖逆已極！皇上聞知，罪無可逃！」

胡豹喝道：「聖旨豈壓得本公麼？今日獨據一方，不受朝廷管轄，此道聖旨只可帶回朝罷！」吳恩不理，捧旨站在正中，朗朗宣讀。胡豹下座將聖旨扯碎擲地，對吳恩說道：「本該殺你，姑留你回去說知昏君，叫他早早讓位。不然奉公不日提師到京！」罵罷命家人將吳恩鞭出去，吳恩帶怒星夜回京，把胡豹碎旨逐差之事奉聞。

卻說胡豹碎旨逐差，各官在旁俱各嘿嘿無言。當下惱了知府何象峰，離座斥之道：「公爺不接聖旨悖慢之極！況復碎旨逐差，與亂臣賊子何異？他日六師一到恐禍及生靈！」胡豹怒道：「小小官兒，在本公跟前肆言無忌，不怕死麼？」何象峰大言道：「本府官雖小，曉得尊君親上，不似公爺位極人臣，且為國戚，反忘君負義。本府頭可斷身可殺，而舌不可屈，怕甚麼生死！」胡豹大怒道：「如此狗官奈何我！」喝命摘去冠帶，發縣監禁，待事平後再行殺卻。何象峰不住口大罵，家丁將他帶去寄監。何象峰一到監中，禁子梁玉接入，問因始知胡豹造反，遂對知府說道：「胡賊造反，滿城百姓定遭塗炭。大老爺是朝廷命官，生死可置之度外，豈可連累家眷。小的愛敬大老爺是個忠臣，倘有用著小的之處，雖赴湯蹈火萬死不辭。」知府聞言大喜，就命梁玉到府衙帶家眷到兵部衙門逃避，並命放出朱百容與家眷一齊到京。梁玉領命遂約齊陳升等一班同學兄弟，保各人家眷一同進京，以避胡豹之亂。

卻說胡豹把知府發監之後怒猶未息。李士林道：「公爺碎旨逐差，欽差回奏，必有興師問罪。公爺還須早為之計。」胡豹道：「不妨。本公籌算已定，兵權已在我手，朝上並無能將，縱有師到，管教片甲不回。」雷知縣道：「為今之計，急須正號為先，庶幾師出有名，才得四方響應。」莫如龍道：「縣太爺所見甚高，公爺還須先正王號。」胡豹喜道：「若得眾位同心，得了山河，誓當列土分封。」眾官稱謝。於是胡豹自立為吳王，建大吳旗號，將鎮國公府改為王府，招募鄉勇、收納亡命，此是後話不表。

且說何知府家人見家爺被胡賊監候，忙走回衙報知主母恭人周氏。周氏聞報大哭，正欲到監會夫，恰好知府打發梁玉到衙叮囑恭人，叫她即速收拾家私，與各家眷星夜回京，到兵部伯爺處，求他上訴。恭人聞命，只得忍淚收拾細軟，帶了兒子同著家人逃走。梁玉引路，會齊朱百容及黃世榮家眷，命陳升等一班同學兄弟前後護著女眷輜重，不分日夜趕到京中。百容與世榮家眷俱到兒子任所，兩家父子相見。貴保又見賽西產下幼弟，不勝歡喜。次日引著父母拜見張大師與姐姐素娟，相見悲喜交集，各訴前情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恭人周氏攜眷人到兵部衙中，維柏一見嬌氏象峰家眷到來，大驚問，周氏哭訴前情，維柏勸慰一番。次日上朝把此事奏明，不知旨意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